



北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讜

李苗

羅

生

氏

裴叔業字道武河東解縣人

夏侯道遷字道遷河東解縣人

李元護字元護河東解縣人

席法友字法友河東解縣人

王世弼字世弼河東解縣人

江悅之字悅之河東解縣人

淳于誕字誕河東解縣人

沈文秀字文秀河東解縣人

張讜字讜河東解縣人

李苗字苗河東解縣人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於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並有名位叔業

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爲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同事明帝輔政以爲心腹使領軍掩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卽位以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鍾離拜叔業爲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游爾齊帝崩廢帝卽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充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充州齊廢主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竝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瑜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旣在壇場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

魏書梁武帝語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遺人又于事不足意計回感自無所成此數語不可謂北史只載送家還都不見其意

須回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為雍州刺史叔業遣
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
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報曰唯應送家
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二萬人直出橫江
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
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
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
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宣
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
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度淮叔
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子禕之字文

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于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為
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于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
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諡曰敬子測
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禕之弟芬之字文馥
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勳封上蔡伯為東
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荏縣遷岐州刺史為隴賊所
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為莫折念生所害贈青州刺史芬之弟藹之
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而微不及也
位汝陽太守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彥先
封雍丘縣子位勃海相卒諡曰惠恭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
後襲爵冀州大業賊起較為別將行勃海郡事城陷見害長子英
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于齊王府中兵參軍贈鴻臚

考先歸魏在景明二
年與叔業不同時北
史不詳似與叔業同
至夫

少卿彥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人數千家汎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于十四人于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于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爲兗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爲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爲無恒兗州之遷也表請解官隱于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于言色及入

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楊祉告植姑子臯甫仲達云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圍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旣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冤臨終神志自若遺令于弟命蓋之後剪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於嵩高之陰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閣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

沙門寺掃灑植弟瑜粲衍竝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旣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滌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爲南司州刺史封義安縣伯詔命未至爲賊所殺進爵爲侯宣武以颺勳効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明帝初炯行貨于執事乃封城平縣伯炯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進爵爲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石丞出爲東郡太守爲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諡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諡曰定瑜弟

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擲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恆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後爲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爲侍講轉

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
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
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覲竊神器爾日
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于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
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奉武
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
憚違衆人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
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
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
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
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
變如此尋爲翔害送首于梁子合宇文若員外散騎侍郎粲弟衍

宇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
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詔從之宣
武末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內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
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爲
別將與恒農太守王羆救荊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都督
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
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稽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
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
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
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業之歸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
光梁祐崔高容閻慶胤柳僧習竝預其功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
陳郡太守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

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夏陽縣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性麤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癩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季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材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讎卽彥先之妹夫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芬之爲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陽太守坐事免後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髯善言笑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

齡薛安都於彭城內附除岐州刺史椿齡子瑋鄉郡相瑋弟瑒位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業從始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賜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爲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卒于京兆內史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郎出爲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闕慶胤天水人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于敷城太守柳僧習見其子虬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云

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爲南譙太守二家雖爲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梁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陽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遷乃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宣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改之來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遂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州宣武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爲政清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穎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三百戶封穎興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長子夫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夫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

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饑寒初道遷知夫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夫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夫心驚懼謂人曰世寶爲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卽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溼謂夫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夫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于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夫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爾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飲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仍共酌飲時日

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卽僵仆狀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曠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裴益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閱徹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脊等言其眇目癩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道遷兄子抱夫位咸陽太守道遷之謀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道珍爲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符堅丞相王猛玄孫也歷涉書傳位北華州刺史諶魏衛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潁川庾道者亦與

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勳謀亦爲奇士歷覽史傳善艸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陽環堵弊廬多與雋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後爲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仕慕容寶爲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尅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聊世明圖爲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州內饑儉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

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旣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邨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仕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會頑騃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斂便剝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成王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州刺史苞信縣

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業志淮南尅定法友有力焉歷華
并二州刺史後爲別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
山敗沒遂停十年恬靜自安不競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
著稱又徙封乘氏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子景通
襲善事元又兼賂又父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卒贈衛尉少卿子
郾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
寸魁岸有壯氣善艸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爲軍主助成壽春遂與
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
任於刑爲人所怨有受納之響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
爲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領軍
元又弟也曾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翻復爲郡當恨恨爾世弼白
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
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爲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
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劉石之
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竝爲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請王參
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爲後軍將軍部曲
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攻
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大破氏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
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
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遂圍南鄭悅之
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勳款悅之天寶有力焉

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諡曰莊悅之
二子文遙文遠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
靈珍文遙奮劔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
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于是人所疾苦大盜
姓名奸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劫息止政為雍州諸郡之
最後為安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
逆幽燕已南悉沒唯文遙介在群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
耕且戰百姓皆樂為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有遺愛復推
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
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盛救援不接果乃攜諸弟并率城人
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
勇于攻戰以軍功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中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
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群盜所
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州里之間
無不稱歎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
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
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尅成都即以益州許之
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
監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
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眾數萬圍
小劔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先走
獲免季昌初子運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
贈益州刺史諡曰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也父慶之南史有傳文秀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助子助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爲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擄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旣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尅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搗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蔬食獻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假吳郡公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卒官子保冲後爲徐州冠軍長史坐據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于下邳太守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文秀拔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委之卒於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卿父華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克讜乃歸順於尉元亦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闕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讜性開通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

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歸降賜爵新昌侯卒于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詐癡不能疏沐後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

李苗字子宜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眈眈爲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眈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眈眈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次晉壽宣武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材幹以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嘗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冲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强悍且群聚無資乃上書以爲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眾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颯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于建以苗爲郎中

仍領統軍深見知待季昌中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尔朱榮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逼都邑季莊幸大夏門集群臣博議百寮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船俄然橋絕賊沒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鬪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沒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諡忠烈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嗟咨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竝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幽崩世隆入洛王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群議更三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群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大安中與妹夫李疑俱來歸魏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款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駸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宰皆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守宰于是始得

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
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坐平梁州奉
詔還軍乃不克果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
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
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醜曲阿之酒以待百
官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
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拜藻爲太尉司馬卒子紹珍無
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啓爲其國郎中令襲子爵永安
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
中率衆侵擾伏法

傳永字修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魏尋復
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

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
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
百姓父母竝老饑寒十數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
晚爲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除中
書博士王肅之爲豫州又以永爲王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
難信言於孝文曰已選傳修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
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
至穆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吳
楚兵好以斫營爲事又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
永旣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岨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
起卽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
之康祖等奔趣淮水火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

漢上嘗有賊字上更
有脫文記書永至縣
與高祖俱鎮之

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其
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成
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
月之中遂獻再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
府長史汝南太守具丘縣男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
唯傳修期爾裴叔業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
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
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
之挫其銳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為汝陰鎮將帶汝
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及將迎納詔永
為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
生大眼二人竝賞列土永唯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沿淮為

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
洽兼臺授不至深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
永至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
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
之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逼其南門齊將馬僊瑯連
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
千人南逆僊瑯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僊瑯
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
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
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
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支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
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

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為南兗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光祿大夫卒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芒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遣敕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不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求歸葬永于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于此強徙之於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為桑棗根所達束去地一尺餘甚為周固以斧斫出之于坎時人咸怪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二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驥見者以為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時人感怪下魏有未三年而叔偉亡不可測

傅豎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伯子邁石季龍太常祖父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為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材力融以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傳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材幹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蟲之子有三靈此圖識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寇徽碯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

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與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
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材兼其部曲多是壯勇
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
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
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健愛不知斌
之欲圖靈慶既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
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因說齊
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
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
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為冀州中從事乾愛為樂陵
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
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從南走靈越與羊蘭奮

兵相擊乾愛田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剽
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
以為惡敕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
乾愛云汝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
言垣公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
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
二人俱還建鄴靈越意恒欲為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
嗜雞肉葵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
為太原太守升城後舉兵同孝武子子勛以靈越為前軍將
軍子勛敗靈越軍眾散亡為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
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劉劬劬躬
自慰勞靈越曰人生歸於死實無面求活劬壯其意送詣建康宋

明帝欲加原有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豎眼卽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尅捷豎眼性旣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人矣宣武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旣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旣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蜀人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劔大劔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驍馬一匹寶劔一口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旣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嶮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人害遠近怨望尋假鎮南休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衆三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擊大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崑崙扇攬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諱爲丙

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志於疾卒
永安中贈吏部尚書因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史
長子敬和次敬仲竝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時以其父有
遺惠於益州復爲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
仍爲梁將樊文熾攻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
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
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
焉高祖憐爲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
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
徽伯房徽叔與烈竝有令譽時人號三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
御主文中散遷洛爲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

陽太守王清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禧慮其有異表請代
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
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順陽太
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將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
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帝親勞之口卿果能不負
所寄烈謝曰不遇鑾輿親駕臣不免困於犬羊日是陛下不負臣
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卽位追錄先勲封清河縣子尋
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遇凶儉烈爲粥以食饑人蒙濟者甚衆
鄉黨以此稱之明帝卽位爲司空長史先是元又父江陽王繼曾
爲青州刺史及又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歷給事黃門侍
郎光祿大夫靈太后及政以又黨出爲青州刺史時議者以烈家
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恐不宜出爲本州改瀛州刺史爲政

魏作青

此下乃列弟傳傳傳
系十賢下據魏書補二
十四第此以兩錄議大
夫致語當是便刻之
詔廷壽似不至也

中書侍郎兼總書官
最期侍郎又尋除顯武
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
議奉軍事兼以其器操

重之北史則諸職奉軍
事而但云雍以其器操
之非其實也

路侍慶傳附傳甚多亦
略有事跡北史並削之至
如史令未其于魏命將致
敗之由極為深切而略不
及一語未載其取舍之意

路侍慶傳常傳雖二
語却有風味不宜削

清靜吏人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居怡然為親類所慕卒于
家烈先為家誠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敕子姪不
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
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竝不起世號徵君焉好營產業孜
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疲弊衣服布裳
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從譏于世節閔帝時
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事敗死於獄中

李叔彪勃海蓀人也從祖金神麴中與高允俱徵位征南從事中
郎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為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
河崔亮河間邢巒竝相親友三遷國子博士本國中直攝樂陵中
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歷中書侍郎太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
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為吏人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諡曰穆

叔彪子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
燕宣王廟還除儀曹郎賜爵縣男稍遷興平太守卒子象字孟
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群書初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光祿大夫兼散
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象從容風素
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侍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侍慶有幹用與廣
平宋翻俱知名為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侍慶以從兄文舉
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竝拜焉累遷定州河間王深長史深貪
暴肆意侍慶每進苦言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諡曰襄子祖壁給
事中侍慶弟仲信思令竝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
舉秀才為奉朝請後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訖疾不拜以亮

彪本亮

位諫議大
夫下魏書
云未嘗游
與中平
于家

魏書象有
子子與
此不同諡曰
文簡北史亦
謂字

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為東荆
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
言其子而啓弟子起為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
將軍齊州刺史弟詮悅等竝歷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竝有學問世表
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群書為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
隴西辛雄竝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
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昌中為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
史遷東南道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
財好施為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防捍
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

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為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
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為吏人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
公冀州刺史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仕隋至尚書右丞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開解几案稍遷尚書度支
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
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竝以才用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
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明帝大怒
詔問所由錄令已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校計寶夤兵
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後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
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
郡河內二界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戶除元旭義州刺史
卒官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鄴之屬髀成都之喉噬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旟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竟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嘉禮遂乃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慨然奮斯大節蹈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藻傅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後又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

享名器各有由也

北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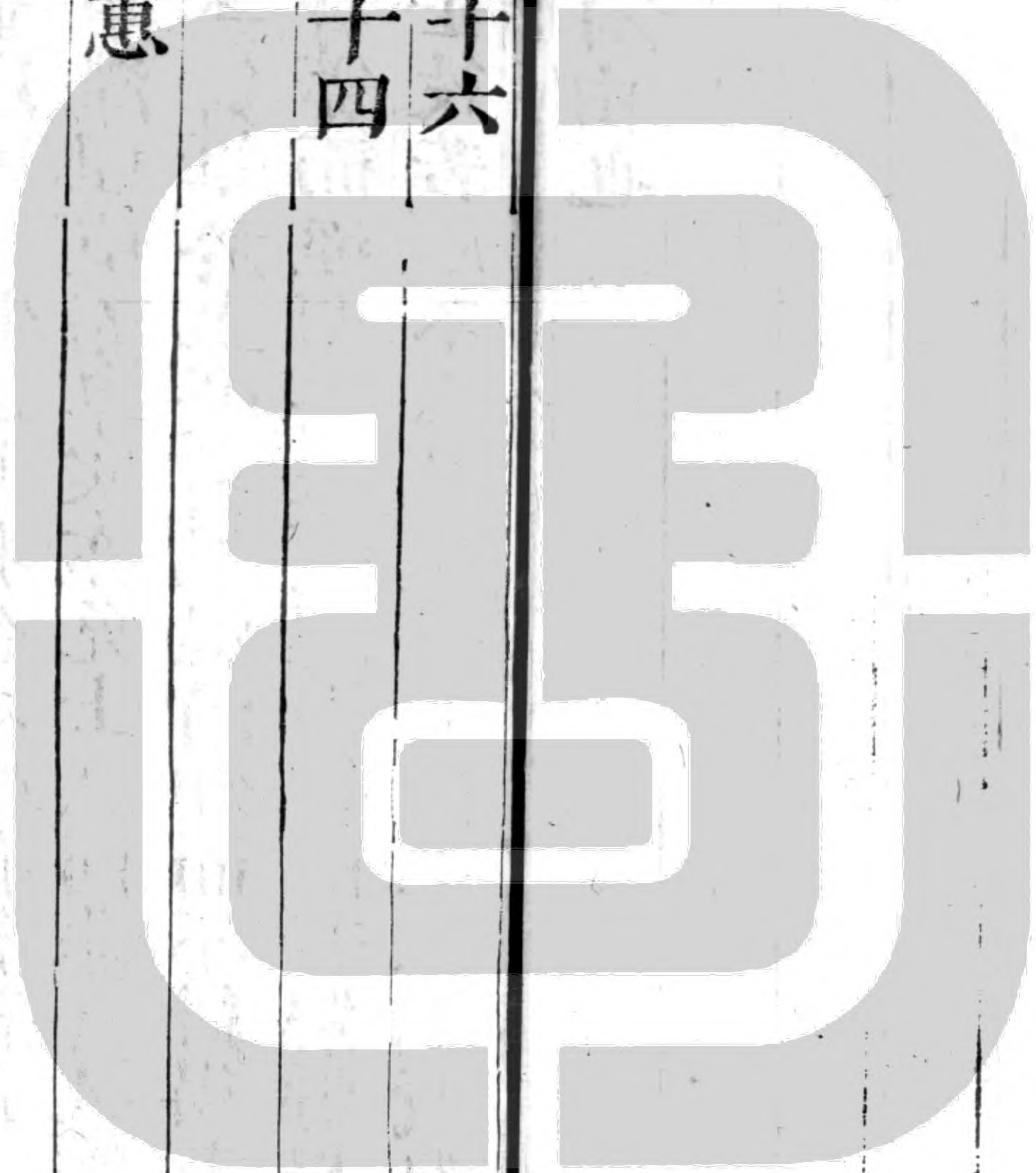
鹿念

張耀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氏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爲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爲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三案舞筆於上臺真僞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不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仗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人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福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汚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汚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專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卽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

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令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且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

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子伯元襲爵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頗爲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澄爲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敘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卽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

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
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
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
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爲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
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于中否
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編禪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
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
令德視子孫者也祭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志而從事不可謂禮
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
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庫空虚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
後奏狸首之章宜矍相之命聲軒轅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
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
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
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王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
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
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旣爲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
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僚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
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
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
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
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旣葬以諡配姓故經書葬
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祔皆以諡配姓古者婦人從
夫諡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
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後爲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

尹丞宜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敘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詔群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于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朞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玉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旣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昨土茅社顯錫大邦含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篡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造乎今旣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朞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朞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

魏書普惠本中引漢
經身曰太上皇乃
帝者之事晉小字侯
高曰借之于帝司徒
公也其可同號于帝
于正是聖語北史刪
之非也又引孔子正名
之語及禮家傳因及
序卦因于上者及于下
蓋因之辭而類及
之今俱刪上語而獨載
序卦之詞便難解

普惠與諸人相論
難侃不屈頗見風
裁此蓋刪之僅表
詞條何也

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
天莫非臣妾何為命之為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
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為君母之黨服則為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
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為公
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為言也今之諸王自同
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友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
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
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友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
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
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
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進會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
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近樞冠惟允之寄居槐

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鸞燾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
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
無二日上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
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
益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于十亂則司徒為太上恐乖繫敕之
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尅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群心悲惋
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
下不踰之稱則天下幸甚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
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
書崔亮並同有難普惠竝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
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
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

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虫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其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又賈璩宜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駟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公友來居諫職蹇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群后逡巡庶寮拱嘿雖不見

用于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為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長濶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

普惠論復總麻疏大意謂孝文帝去大斗長尺重稱故知綿麻之稅而人樂輸自茲以後漸長稱重斗差池今上疏聞之初宰輔不尋其本而特放綿麻之調此所謂稅之不以道尚書既奏復綿麻而不去其大斗長尺重稱其為嗟怨必有甚於前故謂若必復綿麻宜明立嚴制復本幅廣新綿麻之典一依太和之舊又以前書奏復綿麻者以國少綿麻不足由庫官蠲之而綿麻等之長闊厚薄可度計折給則不患不足於用矣又所請乃至特放綿麻而其表復下志謂去之則其語不而其失有甚于前兩條者宜補也

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絜誠禋祿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听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宮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尅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胤所宜收敘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隋事難詰延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

二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于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在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在仁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繼絕意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身貽悔戾沉淪幽壤爾焉弗救豈不是興滅繼絕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薨普惠臨薨啓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

普惠以西道行高送租
諸所入春蓋十萬石租
稽留費盡斗不非
此皆之先魏書所載
有缺也北史自志則非
其實也功過不相掩
惠此事為失其知但
記還朝賜絹布二百段
是反以過為功知

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為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
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王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
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為益州刺史有賊罪普惠被使
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
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楊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
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氏數反西壘郡戍租
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成涇華雍幽東秦
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
所部將統聽于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
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
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
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

縮攝有方奸盜不起人以為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
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
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
之在州卒諡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為員外郎領軍
玉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佐郎時獻文
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
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
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
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卒文敕尚書李
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
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

成海傳先言高宗追遠
之德又言我皇帝仁孝
之德仲子有實故下
以美爵高宗為善
則仁孝之性三印則下
齊字無所承矣

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與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
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為疑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
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
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服間衣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
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
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相
顧笑曰非孝者宜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齋袴褶不可
以弔幸借緇衣帽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還南日必得罪本朝
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
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
送衣帽給昭明等明日引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佐郎其後齊遣
其散騎常侍庾華散騎侍郎何憲王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

接於外館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為利而動
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
之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華及從者皆相
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王
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
至鑾輿行幸肅多危從救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仗知之行到朝歌
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
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
州乃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若言青州本
非其地徐州閒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謂侍
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
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肅曰

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敘之肅言臣於朝
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敘進帝
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
曰卿爲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旣蒙進臣得
屈已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廐上馬一
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家貧敕給
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淮敕徵淹淹于路左請
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
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
駒專主舟楫泝泗入河沂流還洛軍次碯碯淹以黃河急峻慮
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
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
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驂駟馬一疋衣冠一
襲除羽林監主客令于時宮殿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
於厲涉淹遂啓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
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
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諡曰定子霄字景鸞好爲文詠坦
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所共嗤
笑卒於書侍御史

范紹字如孫燧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
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
已過暮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
羣文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爲侍中李
冲黃門崔光所知帝嘗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

南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
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管田大使加步六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
獲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
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
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
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
曰揚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
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頻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
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
刺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
爲人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鹿余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湫氏庫部郎父生再爲濟
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
服彰其廉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
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追贈兗州刺史余好兵書陰陽
釋氏之學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
睡從者上舫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余覺卽停船至取禾處以
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爲真定公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
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絃響藹
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
直少有令問余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
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余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季莊爲御史
中尉余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

鹿金傳其往探豫章
王綜事絕無關係止
二語可了而委志載
之此親書之失而此史因
而不改非也

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愈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竝總強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愈曰我爲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愈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宜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託爲息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愈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愈詣龍牙所龍牙語愈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愈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愈言謂

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王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愈答曰法僧苦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李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尅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謂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食愈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床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愈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愈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儁司馬楊慆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愈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詔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愈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爲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

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念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念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尔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榮陽人鄭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念于關西

張燿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燿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爲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歷岐東荊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財木耗損有關經構燿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

燿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

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腰帶十圍鬚髯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儕流矣宣武卽位遷謁者僕射後歷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稱卒于州諡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爲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爲賊鎖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覲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

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後除涪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寅及於長安紹上書求專之云臣當出賸巴三千生噉蜀子季明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賸也紇答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賸也帝大笑敕紹速行以拒寶寅功賞新蔡縣男尔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季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

令呂思禮薛澄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許周文曰爲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啻如此也及登祚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尉王顯召爲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爲記室參軍遂爲元又所知又執朝政引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饑飽時人歎尚之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常爲擿句儒者榮之又旣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艸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若驚浪普泰初爲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又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

非倫時有濟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纈時人鄙其矯詐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強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符鹿念張燿劉道颯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北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終

魏書卷四十六

北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魏書卷四十七

袁翻

弟躍

陽尼

從孫固

固子休之

固從兄藻

賈思伯

弟思同

祖瑩

子瑛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匡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身其外祖淑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為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

律博士侯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
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
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
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
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爭後除豫州中正是時脩明堂碎
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今古有儒論之備矣蓋唐虞以上事難
該悉夏殷以降校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
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
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則
無九室之證既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
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
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本制著
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
其此制猶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
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
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
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
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
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竝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
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
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
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
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
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鑽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竝非經典正義皆

以意妄作茲爲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求皆允帖繕修艸創以意良多事移化變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倏換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曾經誥無失典刑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叡明

纂御風清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卽序連城革面比屋歸仁縣車劔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戍階當卽用或逢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溫卹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合抄掠若遇強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艸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艸平陸販貨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

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蟻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恠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卽加顯戮用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旣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爲靈太后所責出爲陽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神龜未遷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竝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今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且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竝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輒陳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

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與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卽是我之外藩高車之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河奪我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求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卽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

西徼北壘卽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遷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季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竝掌文翰翻旣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于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南尚書換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于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群臣曰表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坐

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
獎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餘篇行
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
定中司徒記室參軍事翻弟躍

躍字景騰博學雋才性不矯俗篤交友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
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
上議當時稱其博洽端端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
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
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之
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于世無子
兄翻以子聿修繼

聿修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碎主簿性深沉有
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丈人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
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
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稱之累遷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
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娉太原王义女爲妻而王
氏以先納陸孔文禮娉爲定聿修爲首察又國之司憲知而不劾
免中丞尋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爲信
州刺史卽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化自
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
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
泣留連競欲遠送時旣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
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
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記功德敕許之尋除都

官尚書聿修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爲規檢以名家子歷任
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時趙彥深爲水部郎
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重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修猶
以故情音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媿蓋亦由彥深
接引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
姻相尋聿修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
亦不能免時論以爲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響然在官廉謹
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初聿修爲尚書郎十年
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
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
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與邢邵書云
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
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
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道喪若違忤勢要
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入周位儀同大將軍
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
尚書東京廢入朝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卒子知禮大
業初卒于太子內舍人躍弟颺卒於豫州冠軍府司馬颺弟昇位
正員郎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恚爲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
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學博通群
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
拜秘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爲國子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
以尼碩學舉爲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

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
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
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
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旣而還家有書數千
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爲字統
二十卷行於世承慶從弟固

固字敬安性倣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
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
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
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
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
累遷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當今之
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
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
才朝無素食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譴之響省徭役薄賦
斂修學宮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
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
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茂哉初帝委任群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
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讜故
宗室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人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
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宣武
末中尉王顯起宅旣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
晏嬰湫隘流稱於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
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

以爲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
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大不
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因奏固刺請米麥免固官遂闔門
自守著演蹟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發幸詩二首曰
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
非蝮蠱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司閔司忿言必從矣朋黨
噂啐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
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何騁汝言番番緝緝
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
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余小子未明
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
已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
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
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
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蘧條戚
施邪媚是欽旣詭且妒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
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
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
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
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苦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
覆車其鑿近可信矣言旣備矣事旣至矣及是不思維塵及矣明
帝卽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考中第者聽敘自固始大軍征
碻石敕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
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詐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後太傅清河

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疾杖而能起練禫之後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奏懌之遇害元又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樂布王修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撻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後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軍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諡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沒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敕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之

休之字子烈雋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初爲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葛榮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爲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莊帝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雋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普泰中爲太保長孫承業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略樊

三川下業齊書當補
亦云涇渭洛為三川河
洛伊洛陽也涇渭洛非
州也三字

洵請為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
時齊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
之聞神武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文襄以為大行臺郎中
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
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為三川大王若受
天命終應統有關在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
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除中
書侍郎先是中書專主綸言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依
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為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休之參掌詔命世
論以為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
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
禁止會赦不問歷尚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黃門侍郎中軍將
軍幽州大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為相國齊
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為人心未一旦還并州恐漏泄
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後高德正以聞
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
脫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其前事也文宣郊天百寮咸從休之衣兩
襠甲手持白棗時魏收為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
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
晏然議者服其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男後除
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為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竝立
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
為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為其失仁
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爾在郡三年

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遵彥與休之等款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嘔眉而已他日遵彥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哀詐泣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政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爲政教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尋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而不見調休之引爲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閑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工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左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才名爲人物所傾服外如疎放內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爲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衿期好遊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爲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焉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爲文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孳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孳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烈其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

加特進令其子辟強預修御覽書及瑳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
際及鄧長顓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
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貶焉魏收監
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
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係
爲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
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
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授凡此諸事
爲識者所譏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魏收
在日深爲收所輕魏俎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縉
紳所愛重周武帝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
尚書元修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宗散騎
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
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
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
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
長安尋除開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
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文集
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竝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黃
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
一銅柱跌爲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
右轉休之咒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
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子辟彊字君大性疎脫又無藝休
之亦引入文林館爲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爲尚書水部郎中休之

弟綝之天平中入關次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件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固從兄藻

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于長安還賜爵魏昌男累遷瀛州安東府長史以年老歸家爲賊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幽州刺史子斐

斐字叔鸞魏季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

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除廷尉少卿石齊河溢橋壞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岍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壑以爲公家苑囿斐書答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諡曰簡子師季中書舍人固從弟昭

昭字元景學涉史傳尤閑案牘爲齊文襄府墨曹參軍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陵爲崔暹所告元景劾成其獄賴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爲告而順旨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州詔冊并授官未畢而文襄薨罷府天保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後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內史

卒于郡文集十卷子靜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牘仕齊位三公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爲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爲業不

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牙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學教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甃配享五帝故爾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

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玉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

裴頠字逸民

凡官字以並作官校本
多改之恐非

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竝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後爲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爲元又所寵論者譏其趣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貞子彥始武定中淮揚太守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

年少時俱爲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
元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
男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竝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
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諡曰文獻初
思同爲青州別駕清河崔光韶先爲中從事自恃資地恥居其下
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亡遺誠子
姪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諡論者歎尚焉思同
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
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二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
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
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
裁正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道武定
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凝字元達以從
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
往行位中書侍郎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
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
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
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
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
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旣切遂誤
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
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
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

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蹟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卽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郎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玉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爲殿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爲顥作詔罪狀余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余朱兆入焚燒樂署鍾石管弦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及孝武登祚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神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爲伯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已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存

其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危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珽襲

魏無其字

珽字季徵神情機警詞藻道逸少馳令譽爲當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爲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并州刺史署珽開府舍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舍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儻爲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胃元士亮等爲聲色之游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姬妾襍補賭之以爲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儻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故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遊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白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爲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宜教出倉粟十車爲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季徵所爲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奸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騮駒奸耳順尚稱娘子於時諠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

叵羅竇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爲
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
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
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
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景略疑
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卽引伏神武
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冠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
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
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
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
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
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私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
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
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謙季璩等
叔謙以語揚情情嘖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
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盜官遍略一部時又
除珽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
士闕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
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
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宜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
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
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
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
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

齊太下有
后字然
字起或
當作書

齊無冠行
文

日字似在
溫上

提辭作敘

王士下齊
有雅字

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技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臧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爲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爲孝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三省斷珽奏事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爲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忤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南使入聘爲申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

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于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

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為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謠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于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排謗我珽曰不敢排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若殺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為項羽耶珽曰項羽人身亦何能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為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妨於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力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扆于已及子俱係休祚叢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相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為深院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媪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

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真可馮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帝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大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旣行漸被任遇又璽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歎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之

璽字衍此
胡太后也

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正恐誤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蓄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及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媼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述取侍中斛律季卿署名季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季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日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季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疎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

又字似衍

蓋善齊作

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媼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竝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群小輩推誠延士為致安之友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以益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奉徵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分疎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柏閣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為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靖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令大吽鼓譟誼天賊眾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

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音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珽弟季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爲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竝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季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季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所重太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爲奏官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論曰袁翻弟兄可爲一時才秀聿修行業亦乃不殞家風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季徵儁才雖多適足敗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竝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北史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朱榮

子文暢
世隆

從子兆
世承

從弟彥伯

榮從父弟度律

榮從子

榮從兄子天光

魏川屯鳳
氏圍南浦

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朱川因為
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為領人酋長率契胡武士從平晉陽定
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
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
北秀容既在剡內差近京師豈以沃瘠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
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代勤繼
為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
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
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

虎後人誤
改魏作魏

封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爲常卒諡曰莊季莊初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曾行馬群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咒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馳馬日覺滋盛色別爲群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季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人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明帝時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卒諡曰簡季莊初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爲汝耳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于是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鳩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見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於是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

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兄彭城王邵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卽位詔以榮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及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卽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三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帳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部高車叱列殺寇在帝左右相與爲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卽害彭城王邵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

子丹節義如此大爲
又人生色

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云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儁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竝當世辭人皆在圍中恥是從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旣滅余朱氏興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爲已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旣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卽欲向北爲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沈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因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

沈禮作記

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
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
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卽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
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明帝嬪欲
上立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
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悅于時人間
猶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
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虚官守廢曠榮
聞之上書謝憊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
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鎮郡
諸死者無後聽繼卽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
慰生死詔從所表又啓帝遣使巡城勞問于是人情遂安朝士逃
亡者亦稍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
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爲常式
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向京爲侍中太尉公錄尚書事京畿
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爲皆由
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
史李神雋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
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
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
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
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
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
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身自陷陣出于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于

索觀書富補三奮擊
大破之禽顛于元受顛
遂南奔

陣擒葛榮餘衆悉降榮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
所居止於是群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
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
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
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
兔起於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旣而竝應弦
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
從葛榮索千牛乃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已是道武皇帝葛榮
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以冀州之長樂相
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
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爲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建
義初北海王元顛南奔梁梁立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
應顛朝廷以顛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顛
顛乘虛徑進滎陽武牢竝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滎聞之馳傳朝行
宮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趨滎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
天穆克平邢杲亦度河以會車駕幸河內滎與顛相持於河上無
船不得卽度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竝固執
以爲不可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滎乃令都督介
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顛奔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滎天柱大
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滎尋還晉陽遙制
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
須滎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
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
綱紀而滎乃大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神儁以階縣不奏

別更擬人榮大怒卽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雋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啓北人爲河內諸州欲爲犄角勢上不卽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妒恨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

世隆曰兄止自不爲若本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旣外迫強臣內逼皇后怙怏怏不以萬乘爲貴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幽涇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禽醜奴寶夤竝檻車送闕天光又禽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怙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卽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卽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于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而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

勳業宜調政養人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奴走禽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高原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晤爲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巴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

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暨來向京言看皇
后挽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彧
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
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
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
與朝士書相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
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愧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
期之甚重然以爲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
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三年
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
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卽具奏帝曰外人亦
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

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及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又北人語訛語余朱爲人主上又聞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埽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又榮下行臺郎中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求聞帝卽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其爲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婿力徽又云榮慮陛下終爲此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帝旣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駕迎之榮與天穆竝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必不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卽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余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

或能很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
日榮與天穆竝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
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
卽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
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且榮天穆同
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竝御床
西北小床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
戶入卽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
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
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于是內外喜叫聲
滿京城旣而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脆止以馳射爲伎藝
每入朝見更無所爲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

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
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屈
坐唱虜歌爲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或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
令爲敕勤儻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性甚
嚴暴愠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于手每有瞋嫌卽行忍害左右恒
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之披陳不已發怒卽射殺之曾見沙彌
重騎一馬榮卽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
後已節閔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都督中
外諸軍事晉玉加九錫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劍三百人輜輶車準
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諡曰武又詔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
曰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世隆作色曰
卿合配季明日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翦唯命衆

為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巳乃配享孝文廟庭菩提位太常卿
 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節閔帝初加贈司徒諡曰
 惠菩提弟又羅武衛將軍梁郡王尋卒贈司空公又羅弟文殊封
 平昌郡王季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文殊弟
 文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葛賊之勳進爵為王其姊魏孝莊皇
 后及韓陵之賅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開府儀同
 三司肆州刺史家富于財招致賓客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
 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相狎外示盃酒交而潛謀害
 齊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菰戲能中者即時賞
 帛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共奉文暢為
 任氏家客薛季季所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
 弟文略以兄又羅卒無後襲又羅爵梁郡王文暢事當從坐靜帝

丞相司馬任胄前東郡太守任曹

公字以魏書增此字不可去此魏官制也

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聰明雋爽多
 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
 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
 命之修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恕文略
 十死恃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
 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邀之文略弊衣而往
 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
 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
 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
 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臥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
 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
 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

承平大彭也韓字安改

以意改

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趨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窮巖絕
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
賞愛任爲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
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
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孝莊卽位封潁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
平邢杲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子冠受禽之進破安豐王延明顯
乃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尒朱
榮死兆自汾州據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爲王兆與世隆
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
尒朱家欲度河用爾作灑波津令爲之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兆
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
遂策馬涉度是日暴風鼓怒黃塵張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
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
擊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擄掠停洛旬餘先
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初兆將入洛遣使招
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
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不
可委去騰乃請兆具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
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藟草株往往
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
利騰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反事尒朱
也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度必退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
此徒可一舉而禽俄而兆克京師孝莊幽繫都督尉景從兆南行
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所

在當於路邊迎唱大義於天下騰遇帝于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
聞帝已度於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
海內兆怒不納而帝遂遇弑初榮旣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
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
留洛迴師禦之頻爲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
徵神武神武晉州寮屬竝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
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旣分兵別營乃引
兵南出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討破斬之及節
閔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錄尚
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以是榮所終之官固辭不
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神武之克殷州也兆與
仲遠度律約拒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屯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
縱反間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
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
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
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
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節閔納兆
女爲皇后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兆與
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其年秋神
武自鄴進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於秀容神武又追擊度赤洪嶺
破之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神武收葬之兆勇于戰鬪
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
矣兆弟智彪節閔帝封爲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禽之後死於晉

陽

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永安中爲榮府長史節閔帝潛嘿於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帝旣立尒朱兆以已不豫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鷲慰兆兆猶不釋世隆復令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譙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竝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爲今日之忻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爾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後封博陵郡王位司徒公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故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長孫承業等啓陳神武義功旣振將除尒朱節閔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閭闔門外縣首於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楊灰皸上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竝驗子敞

敞字乾羅彥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年十二敞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群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床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追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數年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

保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後爲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第置於家厚資給之文帝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政號嚴明吏人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輜車歸河內卒于家子最嗣

仲遠彥伯弟也明帝末年介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奸詐造榮啓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及季莊卽位封清河公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竊見比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亦爽關京之日任有司裁奪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介朱榮死仲遠勒其部衆來向京師節閔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遣使請準

朝式在軍鳴騶節閔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峻壑大宗富族誣之以及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無不被其淫亂自榮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在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強莫比所在竝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大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人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神武介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神武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貳狼狽遁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尋乃奔梁死於江南

世隆字榮宗仲遠弟也明帝末兼直閣加前將軍介朱榮表請入

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往便有內備非計之善榮乃遣入榮舉兵南出世隆遂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之立世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元顥逼大梁詔爲前將軍都督鎮武牢顥既克滎陽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及車駕還宮除尚書左僕射攝選莊帝之將圖介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爲匿名書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攻建州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至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爲事類赤眉曄以世隆爲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大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今天柱受禍按劍嗔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慮元曄母干豫朝政伺其母衛氏出行遣數十騎如劫賊于京巷殺之公私驚愕莫識所由尋縣榜以千萬錢募賊百姓知之莫不喪氣尋又以曄疎遠欲推立節閔帝而度律意在南陽王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爲僕射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深自怵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爲令常使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宅聽事東西別座受納訴訟稱命施行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群小隨情與奪又兄弟群從各擁強兵割割

四海極其貪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節閔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爲之贈其父買珍相國錄尚書事大司馬及齊神武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強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等敗于韓陵世隆請赦天下節閔不許斛斯椿旣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訖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旣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竝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日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不巳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于關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儻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聽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牀皆符同具以此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世承守輟輟爲顥所禽顥讓而嚮之莊帝還宮贈司徒

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爲青州刺史韓陵之
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
乃說弼曰今方同契濶宜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
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莊帝初封樂鄉縣伯榮死與世隆赴
晉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玉與余朱
兆入洛兆遷晉陽留度律鎮京師節閔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
軍太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與齊神武間
之與余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經
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汝
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
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西走渡津爲人執送椿囚之

送齊神武斬之都京

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季昌末榮
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明帝崩榮向京師委以
後事建義初爲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
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元天
穆東破邢杲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後并肆不
安詔天光兼尚書僕射爲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
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初高平鎮
城人赫貴連恩等爲逆共推敕勤酋長胡琛爲主號高平王遙臣
沃野鎮賊帥破六韓忸寅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万俟醜奴來
寇涇州琛後與莫折念生交通侮慢忸寅遣使人費律如至高平
誘斬琛爲醜奴所并與蕭寶寅相拒於安定寶寅敗還建義元年

夏醜奴擊寶寅于靈州禽之遂僭大號時獲西北貢師子因稱神獸元年置百官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至雍又稅人馬合得萬足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百下榮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禽其行臺尉遲菩薩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寅於是涇幽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竝降唯賊行臺万俟道洛不下率衆西依牽屯山據嶮自守榮責天光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百詔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爲大將

軍天光乃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破其東城賊遂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謂慶雲可以早降若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小退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昏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禽獲賊窮乞降而已天光岳悅等議悉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梁鄯善咸來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旣而莊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元曄又以爲隴西王及聞元曄已入京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節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

討宿勤明達禽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于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暇他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旣振余朱兆仲遠等竝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于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橋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竝送於神武神武送於洛斬於都市余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逮于靈后反政宜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余朱專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巨額拯獎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顥戮邢杲擒韓婁醜奴寶貨咸梟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覲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及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指蹤兆爲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友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屣揃剝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巳天下之命懸於數胡喪亂瓠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殄滅抑亦魏紆其難齊以驅除矣

史事謂之凡案

治禮郎避諱作奉禮郎

從官多作從官

讀書謂之學涉

癸巳閏三月二十四日校完此冊 時兩兒嗣構嗣會俱患痧疹甚劇憂心如焚情緒殊惡

